



陈子福的折扇情怀

□陈维宣



77岁的陈子福是荣昌折扇国家非遗传承人，重庆工艺美术大师，高级工艺美术师。在他位于拓新新城32栋2单元四楼的“松竹轩扇庄”大厅里，规范地摆放着各种规格型号的纸扇、绸扇、夏布扇等，琳琅满目。

荣昌折扇史称“川扇”，是与苏州折扇、杭州折扇齐名的中国三大折扇之一。始于明代而盛于清末。据明人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载，明嘉靖时期即为贡品入贡皇室宫廷，久享盛誉。传统荣昌折扇以黑纸扇为主，因其制作工艺繁复，做工精细，结实耐用，携带方便，数百年来深受欢迎，历久不衰。



陈子福制作的折扇

五十一把套扇

走进“松竹轩扇庄”，厅正壁中央放置着陈子福的“镇殿之宝”——纪念套扇。

这也是陈子福的代表作品，套扇共51把，从49厘米至99厘米，每扇增长一厘米象征着共和国成长的年轮，全套扇为51个不同的造型，装饰手法采用了烙画、彩绘、阴刻、阳刻等传统技法，国内罕见。

陈子福详细介绍了他创制系列套扇的背景和创意。当时，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宣传活动如火如荼。陈子福在参加一次重庆手工艺展时，大家摆谈中无意提到纪念邮票套票，令他灵光一现，决定做一套纪念系列套扇！有了这个创意后，经过三个月的反复思考，他终于画出一个满意的设计稿，接着在助手和朋友的帮助下，系列纪念套扇终于完成！

套扇分装在5个由低到高的盒子里，第1把扇子长49厘米，

用各种陶瓷片镶嵌，表示起源时间。为了体现地方特色，专用荣昌最老的朱砂釉，素烧，黑釉的陶瓷碎片镶嵌。而最后一把99厘米的扇架上雕刻一龙一凤，大小扇骨19根竹扇坠为福寿图，创意为1999龙凤呈祥，祝愿祖国福寿双全。这些创意实践，不仅深刻体现出陈老师的工匠精神，还展示了他的博学多才和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功底。

创新夏布折扇

制作套扇期间，陈子福观察到，销往国内外的荣昌夏布都是初制麻布。他强烈地意识到荣昌夏布发展的潜力很大，比如制作扇子、古代服装、鞋袜等等。而夏布折扇是荣昌折扇发扬光大的必然途径。于是他作出决定——用夏布做扇面，做一把大型工艺扇。在荣昌夏布公司的大力支持下，陈子福大胆地实践起来。

夏布折扇的关键点是扇面的粘合。夏布和宣纸经纬密度不同，收缩性不一样，再黏糊的糨糊也不能粘牢，不是松层就是脱落。一件事就像一头倔强的牛，都能激起他征服这头犟牛的决心和斗志。于是，1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成为

他与“犟牛”对峙的战场。他半个月没出工作室，老婆做好饭就放在桌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！某天，窗外传来了清脆的悠扬笛声。一下子联通了他的思路，猛地闪现出一个念头：竹笛孔要用笛膜粘上才能吹出旋律。而扇叶也是竹子，用粘笛膜的方法可行，完全可以一试。他也会吹笛子，知道笛膜黏合剂是用一种白蓟的中药加在糨糊里。一试觉得有戏，比原来好多了。再反复研究，找到了白蓟和糨糊的最佳比例，彻底攻克了夏布扇粘合的技术难题。粘好的扇面又借装裱的技法在阴凉通风处阴干。2001年，全国第一把夏布折扇终于在他手里诞生！

“松竹轩扇庄”由著名书法家马悦书写，挂扇下面的长桌上摆放着长短大小不一的楠竹镂空扇篋，古色古香，与马悦先生的书法相映成趣。大的扇篋有一米多长，打开有60多厘米宽。陈子福说：“工艺折扇是荣昌折扇传承发展的历史和时代必然，我用楠竹做扇盒，镂空各种花纹，扇盒与扇盒完美结合，更具观赏和收藏价值。”

除了在荣昌折扇本身的开发创新之外，而今他更多的是培养徒弟，让徒弟们去拓展荣昌折扇辉煌的未来，“这是我当前最重要的使命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)



最长的扇篋一米多



陈子福制作的折扇

我的老家“鸡公嘴”

□周荆沙

我的老家在长江边上的三峡库心黎场乡的江云半岛，小名“鸡公嘴”。“鸡公嘴”的来历源于一块很大的、像鸡公的硬石头，这块雄鸡石位于江云半岛的尽头，嘴巴朝着长江。

由于家境的变故，很小我就离开了老家，但那里有我童年的足迹。玩泥巴、过家家、藏猫猫、捉蜗牛、抓蚂蚱、爬黄葛树……那时候天还蓝，妈妈的辫子还很长，爸爸也还在，我围着哥哥姐姐们转；那时的星空很亮，夏夜的晚风也凉，孩童般的笑声打破寂寥。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美好的不知是那些事物还是那些陪在身边的亲人？或许都是吧。

长大后，偶尔过年回老家上坟，成了匆匆过客。老家早已物是人非，坟前的狗尾草高过头，破败的房屋早已不留一砖一瓦，房基已是一条通往江边的乡村水泥公路。昔日偌大热闹的老院子萧条了许多。村里的年轻人走的走，出门的出门，搬的搬家，只剩寥寥几户老人留守。陪着留守的，还有院前那棵粗壮高大的白玉兰树。

借这季菜花节，周末闲暇之余，约

七八名文友到黎场乡秀才村赏花采风。到了这里，怎能不“回家”看看？就几公里的距离，于是我热情地向文友推荐我老家的“鸡公嘴”。

一路上，繁花似锦，山花烂漫。道路两旁，金黄的油菜花自由自在地肆意开放，在春风里摇曳生姿、点头哈腰。我们的车穿行在这样的“迎宾大道”上，如同踏着春的韵律，一路畅行。我们的心情随花儿一样绽放。

途经临江小学旧校址，我把车停下来，摇下车窗，向文友们讲述它曾经的兴衰。这是我的母校，我小学一至五年级都是在这里上学。青砖砌的校门以及两边的砖墙还屹立在杂草乱丛里，“临江小学”四个大字早已斑驳分离。翻过学校右边的小山坡，就是我老家院子。小时候上学，觉得是翻了一座山，很高；长大后再看，不过是个坡，小土坡。小时候觉得上学的路也很长，长大了感觉其实也没那么长。

我们村与皇华城隔江相望。皇华城又名皇华岛，是三峡库区最大的江中岛，四面环水，面积约1.5平方公里，最

高海拔272米。三峡电站修建之前，我们村所在的江云半岛与皇华城之间的江水较浅，所有过往船只都是从皇华城的北面通过。每年冬季，这边的河水都会干涸，露出河滩。我们这边的人可以步行到对面的皇华岛。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后，长江中上游的水位上升百多米，岛上的居民都移民搬迁了，江云半岛与皇华城之间的河道变成了主航道。

望着“家”门前的滔滔江水，还有过往的货船和游轮，思绪又回到儿时的场景。冬季，河滩上到处是洗衣服、洗被单的大姑娘和小媳妇，还有淘洗晾晒干青菜、萝卜的大娘、大婶，也有少数淘金者。我们小孩子挽起裤腿，光着脚丫在河坝里抓螃蟹，一点都不觉得冷。时不时有迎亲的队伍穿过河坝，将一对对新送到皇华岛上或是娶过来，很是热闹。季节性的河滩，温暖了家乡人民的整个冬天，也丰富了我的童年。

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带动下，我的家乡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。黎场乡正朝着发展县域城镇和谐稳定新样板、沿江片区乡村振兴新典范、三峡库区农旅融

合新标杆等目标前进。目前乡村产业有：一万亩花椒基地、五千亩佛手基地、一千亩粮油基地、一千亩麻竹基地四个基地，乡村旅游有大好前景。

老家是什么？老家是根。老家意味着什么？是密码一样的乡音？原汁原味的小吃？几间破旧的老屋？还是童年的乡间小路？或许是祖辈的记忆，也或许是八竿子打不着也八竿子打不散的那些近亲远友。老家意味的是亲人，哪怕他们已经不在了，但只要他们在那里生活过，那里就是我们的老家，是时间长河里都割不断的乡愁。当我们老了，越来越老，乡愁也越来越浓烈。

江风轻轻地吹来，过往的汽笛声从早响到晚，门前的渡船随时可以启动。路边草地上的小花在懒洋洋地晒着太阳，还不停地向我们搔首弄姿，阳光照耀下的小山村安静得让人不忍心去打扰。三五个村民在打理自己的菜地，没有家长里短，也不互相攀比，日子各过各的，有那么点无聊，也有那么点美好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)